

二十年目觀怪現狀

繡像仿宋完整本

廣益書局刊行



民國三十七年九月新一版

二十年目觀怪現狀

洋裝二冊 定價二十四元

(外埠酌加郵費)



校勘者 周郁浩

印行者 廣益書局

總發行所 廣益書局

分發行所 廣益書局

上海河南路
上海福州路

小說會 二十一年目睹之怪現狀下冊

第六十一回

因賭博入棘闈舞弊

誤虛驚製造局班兵

第一我說了這一句話，以為繼之必笑的了，誰知繼之不笑，說道：「這個附會得豈有此理。麻瘋這個毛病，要地土熱的地方纔有，大約總是溼熱相鬱成毒，人感受了，就成了這個病。冉子是山東人，怎麼會害起這個病來？並且癩雖然，是個惡疾，然而惡疾焉見得就是麻瘋呢？這句注，並且曾經毛西河駁過的。」我道：「那一班潰爛得血肉狼籍的，拈香行禮起來，那冉子纔是血食呢。」述農繡眉道：「在這裏吃着喝着，你說這個怪惡心的。」我道：「廣東人迷信鬼神有在理的，也有極不在理的。他們醫家，只止有個華陀，那些華陀廟裏，每每在配殿上供了神農氏，這不是無理取鬧麼？至於張仲景，竟是沒有知道的。真是做古人也有幸有不幸。我在江浙一帶，看見水木兩作，都供的是魯班、廣東的泥水匠，却供着個有巢氏，這不是還在理麼？」繼之搖頭道：「不在裏。有巢氏構木為巢，還應該是木匠的祖師。」我道：「最可笑的，是那搭棚匠，他們供的不是古人。」述農道：「難道供個時人？」我道：「一供的是個人，也倒罷了，他們供的，却是一個蜘蛛。說他們搭棚，就和蜘蛛佈網一般，所以他們就奉以為師了。這個還說有所取意的。最奇的，在蘿頭匠這一行業，本來中國沒有的，他又不懂得到滿洲去查攷。查攷這個事業，是誰所創，却供了一個呂洞賓。他還附會着說，有一回呂洞賓座下的柳仙下凡，到蘿頭店裏去混鬧，叫他們蘿頭，那頭髮只管隨剃隨長，足足剃了一整天，還蘿不乾淨。幸得呂洞賓知道了，也搖身一變，變了一個凡人模樣，把那斬黃龍的飛劍取出來，吹了一口仙氣，變了一把蘿刀，走來代他蘿乾淨了。柳仙不覺驚奇起來，問：「你是甚麼人，有這等法力？」呂洞賓微微一笑，現了原形。柳仙纔知道是師傅，連忙也現了原形，腦袋上

長了一棵柳樹，倒身下拜。師徒兩個，化一陣清風而去。一班雜頭匠，方纔知道是神仙臨凡，連忙焚香叩謝。從此就奉爲祖師。」繼之笑道：「這纔像鄉下人講封神榜呢。」述農道：「雜頭雖是滿洲的制度，然而漢人雜頭有名色的，第一要算范文程了。何不供了他呢？」繼之道：「范文程不過是被雜的，不是主雜的，必要查着當日第一個和漢人雜頭的人，那纔是雜頭祖師呢。」我道：「這些都是他們各家的私家祖師，還有那公用的，無論甚麼店舖，都是供着關神。其實關壯繆並未到過廣東，不知廣東人何以這般恭維他？還有一層最可笑的，凡姓關的人都說，是原籍山西，是關神之後，其實三國志載（龐德之子龐會隨鄧艾入蜀滅盡關氏家）那裏還有一個後來。」繼之道：「這是小說之功。那一部三國演義，無論那一種人，都喜歡看的。這部小說，却又做得好，却又極推尊也，好像這部大書都是爲他而作的。所以就哄動了天下的人。」我道：「三國這部書，不錯是好的，若說是爲關壯繆而作，却沒有憑據。」繼之道：「雖然沒有憑據，然而一部書之中，多少人物，除了皇帝之外，沒有一個不是提名道姓的，只有敘到他的事，必稱之爲（公）。這還不是代一個人作墓碑家傳的體裁麼？其實講究敬他忠義，我看岳武穆比他還完全得多，先沒有他那種驕矜之氣，然而後人敬的武穆，不及敬他的多。就因爲那一部岳傳，做得不好之故。大約天下愚人居多，愚人不能看深奧的書，見了一部小說，就是金科王律，說起話來，便是有書爲證，不像我們看小說，是當一件消遣的事。小說能把他們哄動了，他們敬信了，不因不由的，便連上等人也跟着他敬信了。就鬧的請加封號，甚麼王咧帝咧，鬧這種把戲。其實那古人的魂靈，已經不知散到那裏去了，想穿了，真是笑得死人。」我道：「此刻還有人議論岳武穆不是的呢！」繼之道：「奇了，這個人還有甚批評，倒要請教。」我道：「有人說他，『將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』况且十二道金牌，他未必不知道是假的，何必就班師回去，以致功敗垂成。」繼之道：「生在千年以後，去議論古人，也要代古人想想，所處的境界，那時候嚴旨催迫，自有一番必要他班師的話，看他百姓遮留時，出詔示之曰：『我不得擅留。』可見得他自有必不能留

的道理。不過史上沒有載上那道詔書罷了。這樣批評起古人來，那裏不好批評。怪不得近來好些念了兩天外國書的，便要譏誚孔子不知洋務，看得一張平圓地球圖的，便要罵孔子動輒講平天下，說來說去都是千乘之國，不知支那之外，更有五洲萬國的了。」我笑道：「天下未必有這等人。」繼之道：「今年三月裏，一個德國人到揚州遊歷，來拜我，帶來的一個繙譯，就是這種議論。」述農道：「這種人談他做甚麼？談起來愜氣。還是談我們那對着迷信的見解，還可以說說笑笑。」我道：「要講究迷信，倘使我開個店舖，情願供桓侯，斷不肯供壯繆。」述農道：「這又爲甚麼？」我道：「俗人凡事都取個吉利，店舖開張交易，供了桓侯，還取他的姓，是個開張的張字。若供了壯繆，一面纔開張，一面便供出那關門的關字來，這不是不祥之兆？」說得述農繼之一齊笑了。述農道：「廣東的賭風，向來是極盛的，不知你這回去，住了半年，可曾賭過沒有？」我道：「說起來，可是奇怪。那攤館，我也到過，但是擠擁的不堪，總挨不到檯邊去看看，我倒並不要賭，不過要見識見識，他們那個賭法罷了。誰知他們的賭法，不會看見，倒又看見了他們的祖師，用綠紙寫了，甚麼地主財神的神位，不住的燒化紙帛，那香燭更是曉得煙霧騰天的。」述農道：「地主是廣東人家都供的，只怕不是甚麼祖師。」我道：「便是我也知道，只是他爲甚用綠紙寫的，不能無疑，問問他的土人，他們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。」述農道：「這龍門攤的賭博，上海也很利害，也是廣東人頑的，而且他們的神通實在大，巡捕房那等嚴密，却只拿他們不着。有一回巡捕頭查得許多人都得了他們的陋規，所以想着要去拿他，就有人通了風聲，這一回出其不意，叫一個廣東包探，帶了幾個巡捕，自己還親自跟着去捉，真是雷厲風行，說走就走的了。走到半路上，那包探要吃呂宋煙，到一家烟店去買，揀了許久，纔揀了一枝。要自來火來吃着了，及至走到賭檯時，連桌椅板橙都搬空了，只剩下兩間大篷廠。巡捕頭也賤住了，不知他們怎樣得的信，沒奈何只放一把火，把那篷廠燒了回來。」我驚道：「怎麼放起火來？」述農笑道：「他的那篷廠，是搭在空場上面，縱使燒了，也是四面干連不着的。」我道：「這只可算是聊

以解嘲的舉動，然而他們到底那裏得的信呢？」述農道：「他們那個賭場，也是合了公司開的，有股份的人，也不知多少。那家烟舖子，也是個股東，那包探去買烟時，輕輕的遞了一個暗號，又故意以揀烟爲名，俄延了許久。那舖子裏早差人從後門出去，坐上車子，飛奔的報信去了。這邊是步行去的，如何不搬一個空？」繼之道：「不知是甚麼道理，單是廣東人歡喜賭，那骨牌紙牌骰子製成的賭具，拿他去賭，到也罷了；那絕不是賭具，落了廣東人的手，也要拿來賭，豈不奇怪？像那個閩姓人家好好的考試，他却借着他去做輪贏。」述農道：「這種賭法，倒是大公無私，不能作弊的。」我道：「我從前也這麼想，這回走了一次廣東，纔知道這裏頭的毛病，大得很呢。第一件是主考學台自己買了閩姓，那個毛病，便說不盡了；還有透了關節，給主考學台中，這個不中那個的最奇的，俗語常說（沒有場外舉子），廣東可鬧過不會進場，中了舉人的了。」述農道：「這個奇了，不曾入場，如何得中？」我道：「他們買閩姓的賭，所爭的，只在一姓半姓之間，倘能多中了一個姓，便是頭彩，那一班賭棍，揀那最人少的姓買上一個，這是大衆不買的他，却查出這一姓裏的一個不去考的生員，請了槍手，或者通了關節，冒了他的姓名進場去考，自然要中了；等到放出榜來，報子報到那個被人冒名去考的，還疑心是做夢，或是疑心報子報錯的呢。」繼之道：「犯到了賭，自然不會沒弊的。然而這種未免太胡鬧了。」我道：「這個鄉科冒名的，不過中了就完了，等到赴鹿鳴宴謁座主，還通知本人，叫他自已來，還有那外府荒僻小縣，冒名小考的，並謁聖簪花謁師，都一切冒頂了。那個人竟是事後安享一名秀才呢。」述農道：「聽說廣東進一名學，頗不容易，這等被人冒名的人，未免太便宜了。」我道：「說也奇怪，一名秀才值得甚麼？聽說他們院考的時候，竟有交了白卷，拿銀票夾在卷裏，希冀學台取進他的呢。」繼之道：「隨便那一項，都有人發迷的，像這種真是發秀才迷了，其實我也當過秀才，回想起來，有甚麼意味呢？我們且談正經事罷。我這幾天，打算到安慶去一走，你可到上海去，先找下一處房子，我們仍舊同住；只是述農就要分手，我們相處慣了，倒有點難以離開的。我們且設個甚

麼法子呢？」述農道：「我這幾年，總沒有回去過。繼翁又說要到上海去住，我最好就近在上海弄一個館；一則我也免於出門，二則同在上海，時常可以往來。」繼之想了一想道：「也好，我來同你設一個法，但不知你要一個甚麼館地？」述農道：「那倒不必論定，只要有個名色，說起來不是賦閒就罷了。我這幾天也打算回上海去了，我們將來在上海會罷。」當下說定了，過得兩天，繼之動身到安慶去，我和述農同到上海。述農自回家去了，我看定了房子，寫信通知繼之，約過了半個月，繼之帶了兩家家眷，到了上海，搬到租定的房子裏，住了幾天，纔忙定了。繼之託我去找述農，我素知他住在城裏（也是園濱）的，便進城去訪着他，同到（也是園）一逛。這小小的一座花園，也還有點曲折，裏面供着李中堂的長生祿位，遊了一回出來，迎面遇見一個人，年紀不過三十多歲，却留了一部濃鬚子，走起路來，兩眼望着天，等他走過了，述農問道：「你認得他麼？」我道：「不。」述農道：「這就是爲參了李中堂被議的那位太史公。此刻因爲李大先生做了兩廣，他迴避了出來，住在這裏蘇珠書院呢。」我想起繼之說他在福建的情形，此刻見了他的相貌，大約是色厲內荏的一流人，一面和述農出城，到字號裏去，與繼之相見。述農先笑道：「繼翁此刻居然棄官而商了，其實當商家，倒比做官的少操心些。」繼之道：「耽心不耽心，且不必說，先免了受那一種齷齪氣了。我這回到安慶去，見了中丞，他老人家也有告退之意了。我說起要代你在上海謀一個館地，又不知你怎樣的纒合式，因和他要了一張啓事名片，等你想定了那裏，我就代你寫一封薦信。」述農道：「有這種好說話的薦主，真是了不得。但是局卡衙門的事，我不想幹了。這些事情，東家走了，我們也跟着散，不如弄一個長局的好。好在我並不較量薪水，只要有個處館的名色罷了。這裏的製造局，倒是個長局。」我不等說完，便道：「好好！我聽說那個局子裏面，故事很多的。你進去了，我們也可以多聽點故事。」述農也笑了一笑，議定了。繼之便寫了一封信，夾了片子，交給述農。不多幾天，述農來說，已經投了信，那總辦已經答應了。此刻搬了行李，到局裏去住，只等派事，坐了一會，就去了。此時已過了中秋。

節，繼之要到各處去逛逛，所以這同長江蘇杭一帶，都是繼之去的。我在上海沒有甚事，一天坐了車子，到製造局去訪述農。述農留下談天，不覺談的晚了。述農道：「你不如在這裏下榻一宵，明日再走罷。」我是無可無不可的，就答應了。到得晚上，一同出了局門，到街上去散步。到了一家酒店，述農便邀我進去，燙了一壺酒對吃。說道：「這裏倒很有點鄉村風味，爲十里洋場所無的，也不可不領略領略。」一面談着天，不覺吃了兩壺酒。忽聽得門外一聲洋號吹起，接連一陣咯噎咯噎的脚步聲，連忙抬頭往外望時，只見一隊兵，排了隊伍，向局子裏走去。正不知爲了甚麼事。等那隊兵走過了，忽然一個人闖進來道：「不好了，局子裏來了強盜了！」我聽了，吃了一驚，取出錶來一看，只得八點一刻鐘。暗想時候早得很，怎麼就打劫了呢？此時述農早已開發了酒錢，就一同出來。走到柵門口，只見兩排兵，都穿了號衣，擎着洋槍，在黑暗地下對面站着。進了柵門，便望見總辦公館門口，也站了一排兵，嚴陣以待。走過護勇棚時，只見一個人，生得一張狹長青灰色的臉兒，濃濃的眉毛，一雙掘了進去的大眼睛，下頰上生成的掛臉鬍子，卻不會留，穿一件缺襟箭袖袍子，却將袍脚撩起，掖在腰帶上面，外面罩一件馬褂，腳上穿了薄底快靴，腰上佩了一把三尺多長的腰刀，頭上却還戴的是瓜皮小帽，年紀不過三十多歲，在那裏指手畫腳，搬着京腔說話。一班護勇，都垂手站立。述農拉我從旁邊走過道：「這個便是總辦。」走過護勇棚，向面轉彎，便是公務廳。這裏又是兩排兵守着。過了公務廳，往北走了半箭多路，便是述農的住房。述農到得房裏，叫當差的來問，外面到底是甚麼事。當差的道：「說是洋槍樓藏了賊呢。」述農道：「誰見來？」當差的道：「不知道。」正說話間，聽得外面又是一聲洋號，出來看時，只見燈球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日，又是一大隊洋槍隊來，看他那號衣，頭一隊是督標忠字營，第二隊是督標信字營字樣。正是：

調來似虎如獍輩，要捉偷雞盜狗徒。

未知到底有多少強盜，如何捉獲，且待下回再記。

寫種種迷信情形，支離附會，原不值一笑。然阻社會之進化者，未嘗非此大魔障也。

當科舉取士之時，熱心科舉之士，種種舞弊，不一而足。要皆士子之自爲之，爲科名計耳。而乃竟有旁人代爲之者，真是無奇不有。

無端而大張旗鼓，徵調各兵，正不知有何大盜，覬覦此局，閱者試掩卷猜之。

第六十二回

大驚小怪何來強盜潛踪

上張下羅也算商人團體

述農指着西北角上道：「那邊便是洋槍樓，到底不知有了甚麼賊。這忠字營在（徽州會館）前面，信字營在（日暉港）都調了來了。」我道：「我們何妨跟着去看看呢？」述農道：「倘使認真有了強盜，不免要放槍，我們何苦去冒險呢！」說話間，兩隊兵都走過了，跟着兩個藍頂行裝的武官，押着陣，那總辦也跟在後頭，一個家人扛着一枝洋槍，伺候着過去。我到底耐不住，往北走了幾步，再往西一望，只見那些兵一字兒面北排班站着，一個個擎槍在手，肅靜無譁，到底不知強盜在那裏，只得回到述農處。述農已經叫當差的，打聽去了一會兒，回來說道：「此刻東柵門，只放人進來，不放人出去。進來的兵，只有兩哨，其餘的也有分派在碼頭上，也有分派在西砲臺。泥軍營也調來了，都在局外面團團圍住，聽見有幾十個強盜，藏在洋槍樓裏面呢。此刻又不敢開門，恐怕這裏一開門，那裏一擁而出，未免要傷人呢。」述農道：「奇了，洋槍樓是一放了工便鎖門的，難道把強盜鎖在裏頭去了？」正說話間，外面來了一羣人，當頭一個，身穿一件蜜色宵綢單缺襟袍，罩了一件嶄新的團花天青宵綢對襟馬褂，腳穿的是一雙粉底內城式京靴，頭上却是光光的，沒有戴帽。後面跟着兩個家人，打着兩個燈籠，家人後面跟了四名穿號衣的護勇，手裏都拿着回光燈，在天井內亂照。述農便起身招呼，當頭那人，只點了點頭，對我看了一眼，便問道是誰？述農道：「這是晚生的兄弟。」那人道：「兄弟還不要緊，局子裏不要胡

亂留人住。」述農道：「是。」又道：「本來吃過晚飯要去的，因為此刻東柵門不放出去，不便走。」那人也不同話轉身出去。跟來的人，一窩蜂是的都去了。述農道：「這是會辦，大約因為有了強盜出來查夜的。」我道：「這會辦，生得一張小白臉兒，又是那麼打扮，倒很像個京油子。可惜說起話來是湖南口音。」說話間，忽聽得遠遠的一聲槍響，我道：「是了，只怕是打強盜了。」過了一會，忽聽得有人說話，述農喊着問是誰，當差的進來說道：「聽說提調在大廳上，打倒了一個強盜。」述農忙叫快去打聽，那當差答應着去了一會，回來笑了個彎腰捧腹。我和述農忙問甚麼事情，當差道：「今天晚上出了這件事，總辦親自出來督兵，會辦和提調便出來查夜，提調查到大廳上面，看見角子上一團黑影，窺窺有聲，便喝問是誰，喝了兩聲，不見答應，提調手裏本來拿了一枝六響手槍，見喝他不答應，以為是個賊，便放了一槍，誰知這一槍放去，汪的一聲叫了起來，不是賊，是兩隻狗，打了一隻，跑了一隻，那隻跑的，直撲門口來，在提調身邊擦過，提調吃了一驚，把手槍掉在地下，拾起來看時，已經跌壞了機簧。此刻在那裏躲腳罵人呢。」說得我和述農一齊笑了。我道：「今天我進來時，看見這局裏許多狗，不知都是誰養的。」述農道：「誰去養他，大約在衙門大局子都有一羣野狗，聽其自己孳生，左右大廚房裏，現成的臘菜臘飯，總數供他吃了。這裏的狗，聽說曾經捉了送到浦東去，誰知他過了渡江的船，仍舊渡了過來。」我道：「狗這東西，本來懂點人事的，自然會渡回來。」述農道：「說這件事，我又想起一件事來。浙江撫台衙門，也有許多狗，那位撫台討厭他，便叫人捉了，都送到錢塘江當中，一塊漲灘上去。這塊漲灘上面，有幾十人家，那灘地都已經開墾的了，那灘上的居民，除了完糧以外，絕不進城。大有與世隔絕的光景。那一羣狗送到之後，一天天孳生起來，不到兩年，變了好幾百。內中還有變了瘋狗的，踐踏得那田禾不成樣子。鄉下人要趕他，又後處可趕，迫得到錢塘縣去報荒。錢塘縣派差去查過，果然那些狗東奔西竄，踐踏田禾。差人回來稟知錢塘縣，回了撫台，派了兩蓬兵，帶了洋槍去剿狗。你說不是笑話麼？」我聽了，又說笑了一會。惟記着外面的事，便和述

農出來望望見那些兵仍舊排列着，那兩個押隊官和總辦，却在熟鐵廠帳房裏坐着。此時已有三更時分，望了一會，殊無動靜，仍回到房裏去。方纔坐下，外面查夜的又來了。當頭那人生得臃腫肥胖，臂上長了幾根八字鼠鬚，臉上架了一付茶碗口大的水晶眼鏡，身上穿的是半截湖色熟羅長衫，也沒單馬褂，挺着一個大肚子，脚上却也穿了一雙靴子，一樣的帶了家人護勇，只站在門口望了一望。述農起身招呼，那人道：「還沒睡麼？」述農道：「沒有呢。外面亂得很，也睡不安穩。」那人自去了。述農道：「這個是提調。」我道：「這局子，只有一個總辦，一個會辦麼？」述農道：「還有一個裏辦。這兩天到蘇州去了。」（兩個談至更深，方纔安歇。）外面那洋號，一回一回的吹得嗚嗚響，人來人往的腳步聲音，又是那打更梆子，敲箇不住，如何睡得着？方纔朦朧睡去，忽聽得外面嗚嗚的洋號聲，整整的銅鼓聲，大振起來。連忙起身一望，天色已經微明，看看桌上的鐘，纔交到五點半的時候。述農也起來了，忙到外面去看，只見忠字營，信字營，滬軍營，炮隊營的兵，紛紛齊集到洋槍樓外面。我見路旁邊一棵柳樹，柳樹底下放着一件很大的鐵傢伙，也不知是甚麼東西。我便跨了上去，借他墊了脚，扶住了柳樹，向洋槍樓那邊望去。恰好看見兩個人在門口，一個拿了鑰匙開鎖，這邊站的三四排兵，都拿洋槍對着洋槍樓門口。那開鎖的人開了，便一人推一扇門，只推開了一點，便飛跑的走開了。却又不見有甚動靜。忽見一個戴水晶頂子的，嘴裏喊了一句甚麼話，那穿炮隊營號衣的兵，便一步向洋槍樓走去，把那大門推的開足了，魚貫而入。這裏忠信兩營，然及滬軍營的兵，也跟着進去。不一會，只見樓上樓下的窗門，一齊開了，處兵在裏面來來往往，一會兒又都出來了。便是唏唏哈哈一陣說笑。進去的是兵，出來的依舊是兵，何嘗有半個強盜影子？便下來知述農回房。述農道：「驚天動地的，鬧了一夜，這纔是笑話呢。」我道：「倒底怎樣鬧出這句話來的呢？」說話時，當差送上水盥洗過，又送上點心來。當差說道：「真是笑話，原來昨天晚上，熟鐵廠裏的一個師爺，提了手燈，到外面牆脚下出恭，那手燈的火光，正射在洋槍樓向東面的玻璃窗上，恰好那打更的護勇，從東面走來，遠

遠的看見玻璃窗裏面的燈影子，便飛跑的到總辦公館去，報說洋槍樓裏面有了人。那家人傳了護勇的話進去，却把一個人字說成了一個賊字；那總辦慌了，却又把一個賊字，聽成了強盜兩個字，便即刻傳了本局的炮隊營來，又揮了條子，請了忠信兩營來，去請滬軍營請不動，還專差人到道台那裏，請了令箭調來呢。此刻聽說總辦在那裏發氣呢。「我和述農不覺一笑，吃過點心，不久就聽見放汽筒開工了。開過工之後，述農便帶着我到各廠去看看。十點鐘時候，方纔回房，走過一處，聽得裏面人聲嘈雜，抬頭一看，門外掛着（議價處）三個字的牌子。我問這是甚麼地方？述農道：「這不明明標着議價處麼？是買東西地方，你可要做生意，進去看看，或者可以做一票。」我道：「生意不必一定要做，倒要進去見識見識，怎麼個議法。」述農便領了我進去，只見當中一間是空着的，旁邊一間，擺着一張西式大桌子，圍着許多人，也有站的，也有坐的，上面打橫坐了三個人。述農介紹了與我相見，通過姓名，方知兩個是議價委員，一個是膳帳司事。那委員問我：「可是要做生意？」我道：「進來見識見識罷了，有合式的也可以做點。」委員一面問我寶號，一面遞一張紙給我。我一面告訴了一面接過那張紙，看時，上面寫着（請飭購可介子煤三千噸，豆油十隻，高粱酒二隻）等字。旁邊又批了（照購）兩個字。還有兩個長方圖書，在上面。我想那一票煤，倒有萬把銀子生意，但不知那豆油高粱酒，這裏買來何用？看罷了，交還委員。委員問道：「你可會做煤麼？這是一票大生意呢。」我道：「會是會的，不知要棧貨還是路貨？」旁邊一箇甯波人接口道：「此地向來不用棧貨的，都是買路貨。」我道：「這兩年頭，番可介子很少了。」委員道：「我們不管頭番二番，只要東西好，價錢便宜。」我道：「關稅怎樣算呢？」委員道：「關稅是由此地請免單的。」我道：「不知要幾天交貨？」委員道：「二十天一個月都可以。你原船送到碼頭，就是起到岸上，是我們的事，多少銀子一噸，你說罷。」我默算一算道：「每噸四兩五錢銀子罷。」一個甯波人看了我一眼道：「我四兩四。」那委員又對那些人道：「你們呢？」（却沒人則聲。）委員又對我道：「你呢，再減點，你做了去。」我道：「那

麼就四兩三罷。」又一個甯波人搶着道：「我四兩二。」我心中暗想，這個那裏是議價，只是在這裏跌價。外國人的拍賣行，是拍賣，這裏是拍買呢。算一算，這個價錢沒甚利息，我便不再跌了。那甯波人對我道：「你再跌罷，再跌一錢，你做了去。」我道：「三千噸呢，跌一錢便是三百兩，好胡亂跌麼？」委員道：「你再減點罷，早得很呢。」我籌算了一會道：「再減去五分罷。」說猶未了，忽聽得一聲拍桌子響，接著一聲大吼道：「我四兩齊頭數。」接着哄然一聲叫好。我暗想，這個明明是欺我生，和我作對，這個情形，外頭拍賣行也有的，幾個老拍賣聯合了，不肯抬價，及至有一個生人到了要拍，他們便很命把價抬起來，照這樣看起來，縱使我再跌，他們也不肯讓給我做的了。我何不弄他們一弄，看他們怎樣想罷。便道：「三兩九罷。」道猶未了，忽聽一聲跳起一個甯波人來，把手一揚喊道：「三兩五。」接着又是一聲哄然叫好。委員拿了一張承攬紙，叫他寫。我在旁邊看時，那承攬紙上印就的格式，甚麼限月日交貨，甚麼不得以低貨濫充等字樣，都是刻就的。只要把現在所定的貨物價目填寫上去便是了。看他拿起筆要寫時，我故意道：「三兩四如何？」那人拿著筆往桌子上一拍道：「三兩三。」我道：「三兩二。」便有一班人勸他道：「讓他做去罷了。」我心中一想，不好，他倘讓我做了，吃虧不少，要弄他倒弄了自己了。想猶未了，只聽他大喊道：「三兩一。」我今日要讓旁人做了，也不是個好漢。我笑道：「我三兩，你還能進關麼？」他搶着喊道：「二兩九。」我也搶着道：「二兩八。」他把雙脚一跳，直站起來道：「二兩五。」我道：「四錢半。」他便道：「讓你讓你。」我一想不好了，這回真上當了。便坐下去，拿過承攬紙來，提筆要寫。忽聽得另外一個人道：「四兩四我來。」我聽了，方纔把心放下，樂得推給他去做了。那個人寫好了，兩個委員畫了押，又議那豆油高粱酒，却是一個南京人做去的，並沒有人向他搶跌價錢。等他寫好時，已聽得嗚嗚的氣筒響，放工了。我回頭一看，不見了述農。想是先走了。那些人，也一哄而散。我也出了議價處，好得貼着隔壁，便是述農往的地方，我見了述農，說起剛纔的情形，因說道：「這票煤，最少也要賠兩把銀子一噸，不知他怎麼做法？你

在這裏頭，我倒要託你打聽打聽呢！」逃農道：「這裏是各人管各事的，怎樣打聽得出來，而且我還生得很呢。」我道：「倒是那票油酒是好生意，我看見爲數太少了，不去和他搶奪罷了。」說話間，已經開飯，飯後別過述農，出來叫了車，回家走了一次，再到號裏去，閒閒的又和管德泉說起製造局買煤的情形來。德泉吐出舌頭來道：「你幾乎惹出事來，這個生意做得的麼？只怕就是四兩五錢給你做了，也要累得你一個不亦樂乎呢！」我道：「我算過從日本運到這裏，不過三兩七八錢左右便穀了；如果四兩五錢做了，何至受累？」德泉道：「就算三兩八辦到了，賺了七錢銀子一噸，三七二千一到手了，輪船到了黃浦江，你要他駛到南頭，最少要加他五十兩，到了碼頭上，看煤的人來看了，憑你是拿花旗白煤代了東洋可介子，也說你是次貨，不是碎了，便是潮了，挑剔了多少，有神通的花上二三百，但求他不要原船退回，就萬幸了。等到要起貨時，歸庫房長夫經手，不是長夫忙得沒有工夫，便是沒有小工，給你一個三天起不清，輪船上就閣他一天，最少也要賠他五百兩。三五已經去了一千五了，好容易交清了，貨要領貨價時，他却給你個一閣半年，這筆拆息，你和誰算去？他們是做了多年的，一切都熟了，應酬裏面的人也應酬到了。所有裏面議價處，核算處，庫房帳房，處處都要招呼到；見了委員司事，卑污苟賤的，稱他老爺師爺，見了長夫聽差，呵腰打拱的，和他稱兄道弟，到了禮拜那天，白天裏在青蓮閣請長夫聽差喝茶開燈，晚上請老爺師爺在密姐兒裏碰和喝酒，這都是好幾年的歷練資格呢。」我道：「既如此，他們免不了不得要遍行賄賂的了。那裏面人又多，照這樣辦起來，縱使做點買賣，那裏還有好處？」德泉道：「賄賂遍不遍，未曾見他過來，不能亂說；然而他們是聯絡一氣的，所以你今天到了，他們便拚命的和你跌價；等你下次不敢去，他吃虧做了的買賣，便拿低貨去充。譬如今天做的（可介子），他却去弄了（蒲古）來充，如果還要吃虧，他便攙點石頭下去，也沒有挑剔。等你明天不去了，他們便把價錢擋住了，不肯跌；再不然，值一兩銀子的東西，他們要價的時候，却要十兩，幾個人輪流減跌下來，到了五六兩，也就成交了。那議價委員是一點事也不

懂得，單知道要便宜，他們那賺頭，却是大家記了帳，到了節下，照入數公攤的，你想初進去的人，怎麼做得他們過？我聽了這話，不覺恍然大悟，正是：

回首前情猶在目，頓將往事一攬心。

不知悟出些甚麼來，且待下回再記。

失驚打怪，請兵調將，想其終夜徬徨時，未嘗不打算擒獲強盜，居然奇功也。詎至天明關門搜索，蹤影全無，冰清水冷，正不知其當日何以下場耳。吳儂諺云：（笑煞七千人）堪以移贈。下半回敘種種把持，傾軋，賄賂，阿諛，何足爲奇？所奇者儼然議價委員，一事不知，惟解賤值耳。

第六十二回 設騙局財神遭小劫

謀後任臧獲託空談

我聽德泉一番話，不覺恍然大悟道：「怪不得今日那承攬油酒的，沒有人和他搶奪。這兩天豆油的行情，不過三兩七八錢，他却做了六兩四錢，高粱酒行情不過四兩二三，他却做了七兩八錢，可見得是通同一氣的了。」德泉道：「這些話，我也是從伏盧處聽來的。不然，我那裏知道他們當日本來是用了買辦出來採辦的，後來一個甚麼人，上了條陳，說買辦不妥，不如設了報價處，每日應買甚麼東西，掛出牌去，叫各行家彌封報價，派了委員會同開拆，揀最便宜的定買。誰知一班行家，得了這個信，便大家聯絡起來；後來局裏也看着不對，纔行了這些當面跌價的規矩，報價處便改了議價處。起先大家要搶生意，自然總跌得賤些；不久却又聯絡起來了。其實做買賣聯絡了同行，多要點價錢，不能算弊病，那賣貨的和那受貨的聯絡起來，那個貨却是公家之貨，不是受貨人自要之貨，這個裏面，便無事不可爲了。」我道：「從前既是用買辦的，不知爲甚麼，又要改了章程，只怕買辦也出了弊病了。」德泉道：「這個就難說了。官場中的事情，只准你暗中舞弊，却不准你明裏要錢。其實用

買辦倒沒有弊病，商家交易一個九五回佣，幾乎似個通例的了。製造局每年用的物料，少說點也有二三十萬，那當買辦的，安分照例辦去，便坐享了萬把銀子一年。他何必再作弊呢？雖然說人心沒厭足，誰能保他不曾作了弊？萬一給人家攻擊起來，撇了這個差使，便連那萬把一年的好處也沒了。不比這個單靠幾兩銀子薪水的，除了舞弊，再不想有絲毫好處，就是鬧穿了，開除了，他那個事情本來不甚可惜，這般利害相衡起來，那當買辦的，自然不敢舞弊了。誰知官場中，却不這麼說。拿了這照規矩的佣金，他一定要說是弊，不肯放過，單立出這些名目來，自以為弊絕風清，中間却不知受了多少朦蔽。「我道：「他買貨是一處，收貨是一處，發價又是一處，要舞弊可也不甚容易。」德泉道：「豈但這幾處，那專跑製造局做生意的，連小工都是通同一氣的小工頭，上海人叫做（籬間），那邊做籬間的人，却兼着做磚灰生意，製造局所用的磚灰，都是用他的。他也天天往議價處跑，所以就格外容易串通了。有一回，買了一票磚，害得人家一個痛快淋漓。這裏起造房子的磚，叫做（新放磚），名目是二寸厚，其實總不免有點厚薄。製造局買磚，向來是要驗過厚薄的，其實此舉也是多事，一二分的上下，起造時，那泥水匠本可以在用灰上設法的。他那驗厚薄之法，是用五塊磚疊起，把尺一量，是十寸，便算對了；那做磚灰生意的，自己是個籬間，驗起來時，自然容易設法。厚的薄的攪起來，疊自然總在十寸光景。他也不知道斷了若干年了。有一回，跑了個生臉的人，去承攬了十萬新放磚，等到送貨的時候，不免要請教他的小工。那小工却把厚的和厚的疊在一處，薄的和薄的疊在一處，拿尺量起來，不是量了十一寸，便是量了九寸。收貨的司事，便擺出滿臉公事樣子來，說一定不能用，完全要退回去，又說甚麼工程緊急，限時限刻，要換了好貨來，害得那家人家，僱了他的小工，一塊一塊的揀起來，十成之中不過三成，是恰合二寸厚的，只得到窩裏去商量，窩裏也不能設法，一律勻淨，十萬磚送了七次，還揀不到四萬；一面又是風雷火炮的催貨。那家人家沒了法，只得不做這個生意，把下餘未曾交齊的六萬多磚，讓給他去交貨。每萬還貼還他若干銀子，方纔了結。還要把人家

那三萬多的貨價，捺了五個月纔發出來。照這樣看去，那製造局的生意還做得麼？這樣把持的情形，那當總辦的木頭人，那裏知道說起來，還是只有他家靠得住呢？」我道：「發價是局裏的事，他怎樣能捺得住？」德泉道：「他只要弄個元虛，叫收貨的人，不把發票送到帳房裏，帳房又從何發起？縱使發票已經到了帳房，他帳房也是通的，又奈他何呢？」（凡做小說的，有一句老話，是有話便長，無話便短。）等到繼之查察了長江蘇杭一帶回來，已是十月初旬了。此時外面倒了一家極大的錢莊，一時市面上沸沸揚揚起來，十分緊急。我們未免也要留心打點。一時談起這家錢莊的來歷，德泉道：「這位大財東，本來是出身極寒微的，是一個小錢店的學徒，姓古名，叫雨山，他當學徒時，不知怎樣，認識了一個候補知縣，往來得甚是親密。有一回，那知縣太爺要緊要用二百銀子，沒處張羅，便和雨山商量。雨山便在店裏偷了二百銀子給他。過得一天，查出了，知道是他偷的，問他偷了給誰，他却不肯說。百般拷問他，也只承認是偷，死也不肯供出交給誰。累得薦保的人，受了賠累，店裏把他趕走了。他便流離浪蕩了好幾年，碰巧那候補知縣得了缺，便招呼了他，叫他開個錢莊，把一應公事銀子存在他那裏。他就此起了家。他那經營的手段，也實在利害，因此一年好似一年，各碼頭都有他的商店，也真會籠絡人。他到一處碼頭開一處店，便娶一房小老婆，立一個家。店裏用的總理人，到他家裏去，那小老婆是照例不同避的。住上幾個月，他走了，由得那小老婆和總理人鬼混。那總理人辦起店裏事來，自然格外巴結了。所以沒有一處店不是發財的。外面的人都說他是美人局。像他這種專會設美人局的，也有一回被人家局騙了。你說奇不奇？」我道：「是怎麼個騙法呢？」德泉道：「有一個專會做洋錢的，常常拿洋錢出來賣，却賣不多，不過一二百二三百光景，然而總便宜點。譬如今天洋價七錢四分，他七錢三就賣了。明天洋市七錢三，他七錢二就賣了。也總便宜一分光景。這些錢莊上的人，眼睛最小，只要有點便宜給他，那怕叫他給你捧口口，都是肯的。上海人恨的叫他（錢莊鬼），一百元裏面有了一兩銀子的好處，他如何不買？甚至於有定着他的，久而久之，鬧得大家